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

起戊午唐文宗開成三年
盡丁亥唐懿宗咸通八年
凡三十年

戊午

三年春正月盜射傷李石

李石入朝有盜射之微傷

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驚駢歸又有盜激擊於

章事李石罷為荆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

減六七或徘徊眺望或獨語嘆息嘗謂宰相曰朕每

讀書耻為凡主然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

曰為理不可以速成今內外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

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

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上曰醉耳石承甘露之亂人
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
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
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
如之何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閔恐為鄭覃所沮乃

先令宦官諷上上以語宰相軍果對曰陛下若憐宗
閔只可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
織人彘以朋黨亂政陛下柰何愛之楊嗣復曰事貴
得中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上曰與一州無傷
軍等退上謂魏謩曰宰相諍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爲
不可然軍等盡忠憤不自覺耳李固言與嗣復李
珣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夏五月禁諸道
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言祥瑞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
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
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
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
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
宗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
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
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
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
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
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

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
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
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
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
所司其祠饗受秋八月義武節度使張璠卒璠在鎮
爲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未報戒其子元益舉詔
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詔以李仲遷代之詔
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
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
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至是始詔皆
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冬十月太子永
卒初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
相及兩省御史郎官議廢之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
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
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
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
意稍解宦官官人坐流以郭昉爲邠寧節度使上問
死者數十人至是暴薨

權以外議對曰郭敗除卻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敗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敗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敗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敗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日從之

以張元益為代州刺史
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議發兵討之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

吐蕃彝泰贊普死
彝泰不能為邊患弟達磨立荒淫殘虐國人不能為邊患弟達磨立荒淫殘虐國人不能為邊患弟達磨立荒淫殘虐

未已

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度鎮河東以疾

求歸東都詔入知政事正月至京師不能入見勞賜旁午至是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

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

吏部侍郎

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言不宜使威權下李珣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

威權者耳臣

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

復曰元年二

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皆在

上召還勞之

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

覃言政事一

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表辭

位上召出之

而罷覃及夷行以姚勗檢

單性清儉夷

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校禮部郎中

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溫奏郎官朝廷清

選不宜以賞

職楊嗣復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

衰晉之風然

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鄆同平章事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請立

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珣非之乃立敬宗
 少子成美為皇太子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綠撞
 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恠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法
 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
 宮人張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尔曹也付
 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
 殿召當直學士周墀問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
 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
 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
 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
 殆不如也因泣下需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胡氏曰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之
 徒奉承如意而巳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回鶻相掘羅
 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其不明至是哉回鶻相掘羅
 勿弒彰信可汗 疫國人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是歲

天下戶數 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庚申 五年春正月 立穎王灑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

王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
 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
 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灑為
 太弟以成美冲幼復封陳王灑沈毅有斷喜愠不形
 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上崩
 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勅大行以
 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
 聽時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者誅貶
 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
 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幸土之
 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
 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不聽太弟即位
 是為武宗胡氏曰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困殆而正
 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得
 行其私茲謀匿計何由得乘其隙此固周召作聖之
 功而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
 始終大節憐憫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殿引召
 宰執面命太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
 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其垂教

道行宮文書
 通鑑綱目卷五
 楊

之意深矣。夏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秋八月，葬章陵。○李珣罷。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初，上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茲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此，旁徇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茲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後，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

勅召監軍楊欽義，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銜之，德裕一旦延之堂中，贈以珍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頗有力焉。冬

十月，黠戛斯攻回鶻，破之。回鶻盟沒斯款塞求內附。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乾元中，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其酋長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三十餘年，反為所敗。廬駁破殺諸部，逃散可汗兄弟盟沒斯等及其相赤心那頡，斃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買穀食，且求內附。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蕭太后徙居積慶殿。

十一月，以裴夷直為杭州刺史，兩省官同署名。上

之即位也。夷直漏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仇士良請名由是出為刺史。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仇士良請

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
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志李德裕亦以
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胡氏曰李中敏
判語雖近戲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志終無如之何
留之朝廷豈不為南牙之助李德裕
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

酉辛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春二月回鶻立烏介可汗○三

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

貶楊嗣復李珣遠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馬劉弘逸薛季稜

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
故嗣復李珣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
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棕奔馬見李
德裕白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
崔珙崔駟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
而殺之中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為辭德宗
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
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鞠俟

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
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
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眾以為冤今
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
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
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
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擲使安王
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
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胡氏曰有臣民必立之君
猶男女必為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然聖賢當之常
以不克負荷為憂不敢以為樂也惟父兄不能公心
建擇大臣不能公心推奉贊私立少啓經營貪欲之
心於是得之者據非所據而欣怨之情各有分屬而
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文宗既以成美
為太子矣使宰相又生他意卜度藩王其不忠大矣
萬一陳王果不可立則天下固歸安王武宗亦無越
次之理也故武宗雖氣志英邁有處斷之才而局量
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及成年不克壽子弗克
立其為殺濬及成美之夏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
報不亦著明而可戒乎

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

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

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

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

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范氏曰朝廷者四方之極也

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

人君不正其心而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

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

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

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以何重順為魏博節

度使弘敬上受法錄於趙歸真切諫坐貶秋九月詔

河東振武備回鶻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

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便

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

為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

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

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

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

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上問德裕盟沒斯降

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

外戎狄之心乎然盟沒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平

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一

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以牛僧孺為太子太

師先是僧孺鎮襄陽漢水溢壞民盧龍軍亂冬十月

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初盧龍

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

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

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

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

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

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

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

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
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
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
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
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
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十一月遣使訪問太和公主李德裕言回鶻破亡太
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
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使齎詔詣盟沒斯令轉達公
主從崔鄆罷○十二月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初
之戛斯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回鶻得太和公
主遣達干十人奉以歸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
殺達干質公主南渡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
表為可汗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
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賜勅書喻以宜帥
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借城未有此比
或欲但求聲援亦須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
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

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初李德裕議遣使慰撫回
鶻且運糧以賜之陳夷行深以為不可德裕曰今徵
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敢之且使安靜
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夷行遂不敢言

戊壬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二月以李

紳同平章事○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散騎常侍柳

德裕善崔珙奏為集賢學士德三月以劉沔為河東

節度使初上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扶巡邊察

沔鎮夏四月盟沒斯帥衆來降盟沒斯以赤心祭

可東心謀犯塞乃誘殺之那頡啜收衆東走田牟奏回鶻

侵擾不已已出兵拒之李德裕曰田牟殊不知兵戎

秋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
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
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羌渾各出兵奮擊而
詔田牟招誘降者轉致太原盟沒斯誠偽雖未可知

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盡欲滅
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田牟用兵
上皆從之盟沒斯帥其衆二千餘人來降羣臣上尊號上信任德裕仇士
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
禁軍衣糧芻粟如此則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
之自訴於上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
事且救出朕意非由宰相士良乃惶愧稱謝五月
以盟沒斯為懷化郡王賜姓李氏名思忠以張仲武
擊回鶻破之那頡駭南趣雄武軍窺幽州張仲武遣
介殺之烏介衆尚十萬駐於大同軍北表求糧食牛
羊且請執送盟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糴三千
石牛稼稽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出於北邊雜虜國
家未嘗科調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已受其
降難虧信義前可汗正以生虜無親致內離外叛今
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若復骨肉相殘則左
右誰敢自保陳夷行罷○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先是屢詔烏介可

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
轉鬪至雲州詔諸道發兵俟來春討之賜可汗書曰
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蕃侵掠雲朔
鈔擊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欲幸
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又命李德裕代劉沔
答回鶻相書曰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
侍身自入朝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求援繼好豈
宜如是所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回
鶻為紇吃斯所破遺骸棄於草莽墳墓隔在天涯忿
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昔邳支不
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來戒得不在懷德裕言若如
前詔俟來春驅逐回鶻則乘彼羸困而官軍免盛寒
之苦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
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今聞外議互有異同
若不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乃詔公卿集議議者
多以為宜俟來春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督
貢賦調唐事至是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殺
其監使回鶻移營避之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李思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破之 素惡居易乃言居易且力表病不任朝調其從弟冬十一

月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

為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回鶻所

則為甚不循理姑為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命以高少

逸為給事中鄭朗為諫議大夫

厚嘗謁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

退闕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政稍希五坊無復

橫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

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大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

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遽遷以賞之吐蕃達磨

贊普死初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

子佞相立其妃緜氏兄子乞離胡纒三歲首

相結都那見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緜氏子

不得正其亂以報贊普有死而已援刀勢面慟哭而

出佞相殺之國人憤怨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誅

緜妃佞相為各舉兵屠渭州大破其國兵有衆十餘萬

三年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

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

見羶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謀問之曰公主帳也

雄使謀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

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

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之

於殺胡山可汗被瘡遁去保黑車子族雄迎公主以

歸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潰兵多降幽州

亥癸

二月朔日食○黠戛斯遣使獻馬

黠戛斯遣使獻馬馬二詔太僕卿趙

蕃飲勞之上欲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

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

道于...

道于...

道于...

道于...

護戎兵萬人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崔琪
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罷○太和公主至京師迎謁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

脫簪珥謝和親無狀之罪三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
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官

斯使初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其不脩臣禮復求歲遺
及賣馬李德裕曰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

賜和而時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
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稱臣叙同姓執子孫禮乃

行冊命上以為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德裕草書
賜之曰貞觀中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朝貢不絕回

鶻陵虐諸蕃可汗能復讐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
今其殘兵不滿千人須盡殲夷勿留餘燼又聞可汗

與我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
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稱命可汗且遣趙蕃喻意

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勅上多命德
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

自為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絕
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

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
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
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攻

西邊憑陵近甸韋臯欲經冬上無憂城從此得攻
數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攝山

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
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當時不

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
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

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兌
虐之情乞追獎忠寬各加褒贈故有是命司馬公曰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
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害之則維州小

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
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德裕所化在吐蕃則

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
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人猶耻之況天子乎

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
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

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

其

是觀之牛李之大非可見矣胡氏曰司馬公之言過矣使維州本非唐地既與之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公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又斥德播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夏四月李德裕乞罷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昭義節

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

初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權馬牧及商旅賣鐵煮鹽假大商以牙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寺入數十萬及疾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

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不出百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

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効自然福及後昆上
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
元達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
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
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勅命黃州
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
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
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
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
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
鎮魏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累釋老
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窳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
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
閏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
裕又以為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請下百官
議上曰悟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祖父
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
朕以為凡有功德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
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
奏以為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

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
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
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
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
下詔討之元達即日出師也趙州又以崔鉉同平章
詔以李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以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懿不敢
事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各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
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築望仙觀於禁中○六月
楊劉儒怯墮敗舊風故也

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

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
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
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
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范氏曰小人莫不
養其君之欲以濟已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
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得以蕩其
心哉又有其焉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邊境
或察臣下隨其所好以竊權寵人君樂得其欲而不

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於疎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吐蕃論恐熱攻尚婢婢於鄯州吐蕃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身兼泰贊普疆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訓練士卒多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不如迎伏以驕之然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一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無所用也乃引兵歸婢婢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惠豈能事此犬鼠乎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朝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詔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州早平回鵲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元達仲武皆具橐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范氏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李德裕言曷日河朔用兵諸道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達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為副因以代之王元達破昭義兵拔宣務柵元達奏拔宣務柵擊平章事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八月昭義大將速進兵且稱元達之功以激厲之李丕降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詔王宰趣磁州何

弘敬拔肥鄉平恩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

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

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

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

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

弘敬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

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昭義兵陷科斗寨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拔河陽科斗

澤潞不可取上亦疑之李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

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為

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

營攻討使敬昕為河陽節度使李德裕奏河陽兵力

非將才復有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

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茂元尋薨德裕奏河陽節

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

隸河陽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別置刺史俟

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

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敬昕

為河陽節度王宰將行營吐蕃尚婢婢遣兵擊論恐

熱大破之○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石雄代李

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

謂宰相曰雄真良將德裕因言比年潞州有男子

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

卒樂為之致死冬十月以劉沔為義成節度使李

石為河陽節度使河與張仲武十一月以交王岐為

安撫党項大使李回副之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

此則亡逃歸彼無由禁戢請以皇子兼統諸道擇

廉幹之臣副之居於夏州理其辭訟故有是命

二月王宰克天井關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

整賊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春

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
 深入多殺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
 茂卿愠懟密與王宰通議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
 戰遽走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密使謀召宰進攻當
 為內應宰疑不敢進稹誘茂卿殺河東克石會關州
 之以劉公直代茂卿宰進擊破之

四年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

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
 無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
 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綸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以自
 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已綸益之入纔得一匹時已歲
 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
 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劉稹約為兄弟石會

關守將復以關降於稹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
 王宰又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
 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
 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
 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
 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稹與諸將舉族
 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
 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
 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
 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
 是且稹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惠歸於臣下不
 赦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
 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何
 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
 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
 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五逢留太原
 兵守榆社以易定汴交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
 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使馬元實
 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
 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

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遠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緡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徵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并其黨斬之胡氏曰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為所眩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一而懲百矣

三月朔日食○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戊卒先取揚弁今王宰父不進軍請徒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河

點憂斯遣使入貢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以劉濛為巡邊使復河湟四鎮十八州乃遣給事

中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今天

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

以趙歸真為道

門教授先生敬宗朝

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真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尤之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為其道而覺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各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也而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壽祠醮祭之法沈淪鬼獄之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夏六月減州縣冗員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

詔削仇士良

官爵籍沒家貲

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秋七月遣

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并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并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并徵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并京師并其黨斬之胡氏曰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為所眩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一而施刑斯理也

三月朔日食○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戊卒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河

黠憂斯遣使入貢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從之

○以劉濛為巡邊使復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藩內亂議

中劉濛巡邊使先備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以趙歸真為道

門教授先生敬宗朝

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為其道而覺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各猶道然得道而盡惟堯舜也而名之曰道自漢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壽祠醮祭之法沈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夏六月減州縣冗官李德裕以道家者流豈不遠哉柳仲郢裁減凡二千二百一十四員仲郢公綽之子也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

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秋七月遣

王逢屯翼城。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此語之逢言亦有白刃法不嚴其誰以杜悰同平章。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以杜悰同平章。事上聞楊州倡女善為酒令。勅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勅。宗同選上曰勅藩方選倡女入官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閏月李紳罷。昭義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將高文端降。李紳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分兵太平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打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積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嶺事成即

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謀者。謂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八月邢洛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劉稹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協請稅商人。毋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并籍編戶家貲。十分取二。民恟恟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被拘為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洛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

中廬弘止為三州留後上從之詔廬鈞乘驛赴鎮
 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東
 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
 王宗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
 裕對曰劉稹驍孺子一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
 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
 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詔石
 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杜悰請赦誼等上不
 應詔詔義五州給復一年橫增賦歛悉從蠲免所籍
 團兵並縱歸農諸道將士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
 誼等送京師廬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
 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
 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斬之司馬公
 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
 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
 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
 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
 義與信何以為國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
 可矣殺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加李德裕太尉
 衛國公德裕辭
 之非也

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
 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
 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
 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
 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
 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
 劉行深議約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
 人自衛有功隨例霽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
 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
 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
 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決幸午漏下
 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范氏曰治天下之
 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夫用兵於
 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
 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
 所以能成功也○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
 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
 爵威命以安軍請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勅使以求
 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
 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

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
之命戒勅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
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冬十一月貶
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李德裕言於

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
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昭義孔目官鄭慶言
從諫每得二人書疏皆自焚毀河南少尹呂述與德
裕書言僧孺聞積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貶
僧孺等初甘露之亂李訓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
歸從諫至是皆為郭誼所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涓
餗已就昭義誅其子孫識者非之胡氏曰大臣欲正
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何德裕欲報
私仇而未得其便乃於成功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
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

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丑乙

五年春羣臣上尊號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

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
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
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臣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
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之要使君心
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武
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欲易
生之時也三鎮未朝河湟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餌金
石以濟其淫溺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
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
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略誠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分
未得一義安太后王氏崩○以盧弘宣為義武節度
焉者也

使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詔賜粟
遣吏守之會春早弘宣命軍民隨殺江都令吳湘淮
意往取約秋稔償之境內足食

節度使李紳按湘盜用程糧錢疆娶所部百姓女估其資裝為賊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冤詔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與前獄異德裕貶二人遠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夏五月葬恭僖皇后○杜悰崔鉉罷以李紳奏處死

回同平章事○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秋七月朔日食○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上惡僧尼耗蠹

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勅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

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胡氏曰一身正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伐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真乎且佛敎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昭義戍卒作亂討平之詔發昭義兵戍振武潞卒素驕憚於遠戍閉門大譟盧鈞鈞奔潞城亂兵奉

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以禍福諭之亂兵聽命乃遣人謝盧鈞鈞還上黨復遣之行一驛乃潛選兵追而殺之

置備邊庫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運

冬十月以道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玄靜固辭

十二月貶韋弘

質為某官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

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

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非

所宜言弘質貶官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上餌方士由是眾怒愈甚

急喜怒不常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

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

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吐蕃

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論恐熱擊尚婢婢大敗

論恐熱擊尚婢婢大敗婢婢傳檄河湟數

恐熱罪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是歲天下戶數

相與歸唐無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

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六年春二月以米暨為招討党項使

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

界城堡上決意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

討之故有是命

即位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

乃改名炎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幼

時官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

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邁尤所

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

下詔以皇子冲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勾當

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

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嘗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

位德裕奉冊既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大尉邪

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浙胡氏曰武宗身病子幼宜念

終始之心正名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

裕為上相

居面稟嗣

皆英特人也尚且如此其餘固無責矣

夏四月尊帝

母鄭氏為皇太后

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

德裕

日父位重有功眾不謂

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

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夏六

月

日

其

增

置

八

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

秋七月回鶻殺烏介可汗烏介不及三千人其相殺之而

立其弟八月端陵初王才人寵冠後庭武宗欲立

過不厭天丁之望乃止武宗疾顧之曰我死汝當如

何對曰願坐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

人即縊於端陵才城之內以牛僧孺為衡州長史李

宗閔為郴州司馬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珣等

遷宗閔未行而卒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罷冊黜

憂斯可汗使或以為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以李

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

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此

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

敢取遠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

免捶楚在浙西有牙將迂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

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禡其

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禡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

安弟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冬十月禘于太廟禮院

有公道豈可効人求關節乎冬十月禘于太廟禮院

文於穆敬文武但稱嗣上受三洞法錄○十二月朔

皇帝臣某昭告從之上受三洞法錄○十二月朔

日食胡氏曰宣宗盡反會昌所為而有不能反者受

以諷見於天日為之食苟能仰思其故以克正厥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二月旱上以旱故減膳徹樂

結命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曰官典犯賊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疎

道守書文堂

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長死者復免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

故有盧商罷○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閏月勅復廢寺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積慶太后蕭氏崩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之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諸軍擊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戰於鹽州破走

夏六月復遣使冊黠戛斯可汗○以令狐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

而多髯拳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絢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絢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絢條對甚悉

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秋八月李回罷○葬貞獻皇后○作雍和殿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於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吳裕所訟其弟湘罪不至死為李德裕復增州縣官三百八

十三員

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貶丁柔立為南陽尉初

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寬坐阿附貶胡氏曰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而人終不服也丁柔立

道行善女室

道行善女室

道行善女室

道行善女室

道行善女室

道行善女室

道行善女室

道行善女室

道行善女室

辰戊

必克已正心之人也。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乃不能然。自為是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點夏斯攻室韋，大破之。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邊。點夏斯帥諸胡兵，取之大破。二月，以令狐絢為翰林。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絢，使讀之。至亂未嘗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絢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真。作五王院。上命宰相作具真，御覽五卷，實於案上。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夏五月朔，日食。○崔元式罷。上善其言，賜以束帛。帛，夏五月朔，日食。○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

相助。澳曰：願相八八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增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初，憲宗之太皇太后郭氏，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登勤政樓，欲自墮。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皞奏宜合葬附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皞竟坐貶。句容令胡氏曰：古聖人之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而儕諸父。而可乎。故孔子作春秋，凡以私恩崇其所生，必加譏貶。以示嫡妾之必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矣。今宣宗適母無恙，遽奉侍兒比肩宸極，而又鑄削儀數，親行弒逆。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况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

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制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於君子

而不秋九月貶李德裕為崖州司戶○以石雄為神

武統軍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除神武統軍雄快

快而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以文雅著稱公主

上之愛女故選尚之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

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母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顥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

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

不住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側○韋琮罷

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

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樗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

仍擢其子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夏四月周墀

罷為東川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

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學士

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崔鉉魏扶同

平章事○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子直方為留後五月武寧

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詔以盧弘止代之李廓在鎮不治右補

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亂逐廓上思魯

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

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六月以張直方為盧龍

其

節度使○秋七月克復河湟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

使朱叔明取長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入

月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

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

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

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委度支制置戍卒倍

給衣糧二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

冬十月改備邊庫為延資庫○取維州○閏十一月加順

宗憲宗謚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

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張直方歸京師

直方暴忍喜遊

廟尊謚以昭功烈李德裕卒

德裕皆有功烈

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

軍中推牙將周緜為留後

德裕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

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

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

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

免乎

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

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

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

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

其能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元贄有力焉由是

有寵植與之叙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

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鞠之盡得交通之

狀故六月魏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秋八月盧

龍節度使周緜卒軍中推張允伸為留後○九月貶

孔溫裕為柳州司馬

元贄為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

貶之溫裕殺之子也既而殘弟子吏部侍郎溫業亦

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

肯居朝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遂掠河西

論恐熱擊

尚婢婢

尚婢婢

庚午

通鑑綱目卷之六

通鑑綱目卷之六

三

庚辛

走不居奇室
婢拒之不利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鄆州帥部落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自將追之大掠河西入州五千里問赤地冬十月以令狐絢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沙州降○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自大

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

十條歲運百以李福為夏綏節度使上頗知党項之

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三月以

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

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頗厭用兵崔鉉建

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為制置使初上令敏

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為制置使初上令敏

天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敏中將赴鈔言於上曰鄭

顯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顯必中傷臣死

無日矣上曰朕知之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檀函

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諧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

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軍於寧州定遠城使史元破

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抄

掠宜於銀夏境內授以閑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

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

討寇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恐熱殘

多叛恐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於唐來誅

不服者至是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遣

還恐熱怏怏而去衆稍散今十月以魏暮同平章事

纔有二百餘人奔于廓州今十月以魏暮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奉臣莫敢言暮入謝因言

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

且泣時以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十一月以張義

潮為歸義節度使先是義潮以沙州降發兵略定其

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河湟之地盡崔龜從

入于唐詔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鎮之

罷

通鑑綱目卷三

其

壬申

六年春二月雞山羣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

初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詔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飢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鬻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贄弘引兵已至山一竟擊滅之胡氏曰崔鉉請遣使劉潼請說降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為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遽行羣盜既降乃復滅之此韓信不顧鄼生李靖不恤唐儉祖詐僥倖之計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朝廷威命愚以為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三月詔帥仗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乎

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勅先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

下奏稅役之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勅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能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夏六月以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畢誠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

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為河東節度使
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

所恃人莫敢言魏暮獨請貶黜上不許鈞奏韋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不可不抑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冬十月畢誠招諭党

項降之
○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不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萬曾是天不百七十

唐書文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宜

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加撙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彞倫戕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養惰遊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之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庶乎其有感矣

七年夏四月定杖笞法

勅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春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

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

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

任以民官胡氏曰孝者人君之盛德也宜宗能之可不謂賢乎然弒其適母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未遺本度支奏歲入之數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為孝乎

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萬餘緡推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

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二

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月以牛叢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

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父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

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然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
有勅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勅使謫配

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并左右問之曰近日
 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
 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
 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
 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
 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
 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
 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
 惡南北司如水火矣胡氏曰韋澳之謀非末策也昔
 李德裕與樞密議約勅監軍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我
 制中臣就其為也弘逸季稜方奉陳王而士良弘志已
 於外廷所為也立武宗歸長公孺方立夔王而元實宗實乃推戴懿
 宗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為一何其近而不能察
 也今狐綯之意亦善而不面陳之乃露諸奏續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冬十月以李
 行言為海州刺史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
 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
 疆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
 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乙亥

詔雪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
 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冤

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
 鼎為留後○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
 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
 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上聰察疆記天
 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為清樞
 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嘗密令翰
 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
 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
 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范氏
 曰宣宗扶摘細微以驚服其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
 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
 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薄書期會而夏閏四月
 不知為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詔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
 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

近聞已厯今為可汗尚寓安西俟歸牙帳詔議遷

當加冊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冊拜可汗

穆宗已下出太廟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

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

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崔慎由同平章事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

等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

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云仍罷判度支范氏曰堯舜

疇咨四岳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

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而遽易之

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羣詔內園使李敬寔剥色配南

下知臣之道其不然乎詔內園使李敬寔

牙內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

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勅命橫絕可也豈

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乎命剥色配南牙

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澳嘗奏事上

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

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相論私欲用我人必謂

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余知時事浸不佳乎由

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玘仲郢之子也胡

氏曰韋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

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由

宰輔薦達宰相必欲使歸恩於我亦非也非其公而

知矣天下人才之眾非宰相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

主精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矣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

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

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謩為相每議事正言

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秋七月以蕭

鄴同平章事○流祝漢貞於天德軍教坊使祝漢貞

諸優一日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

亦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賊流

通鑑綱目卷五

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八月成德軍節度使王

紹鼎薨軍中立其弟紹懿○冬十月以尚延心為河

渭都遊奕使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

誘之入居秦州之西謀盡掠其財延心知之謂承勛

日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眾分徙內地使西邊

永無揚塵之警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默然明

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

西陲無事朝廷必罷府省戍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

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延心鄭朗罷○遣使

為河渭都遊奕使使統其眾居之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

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

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式有才略至安

深塹其外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

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閑遣譯喻之中其要害蠻夜引

千都護中軍纜羸兵數百式杖而黜之以劉瑑同平

章事瑑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

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二

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名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二

月崔慎由罷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

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諸宮四海屬望若舉

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

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范氏

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

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疆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

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

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

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餌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

承勛為節度使討平之初上命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

同平章事○五月劉瑒卒瑒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湖南軍亂**

逐觀察使韓琮○六月江西軍亂逐觀察使鄭憲○

蠻寇安南初安南都護李瑒為政貪暴疆市蠻中馬牛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

始有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右補闕張潛

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獎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

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

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流沒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元岷山崩江水竭而

漢將元麴亂徐土芝巢起山東唐自是元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為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理高

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之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於

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冬十**

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

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

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

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則除之今狐綯常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

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

遣于善故堂

通鑑綱目卷五

唐

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緇汗透重裘
 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
 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
 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
 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
 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
 緇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
 不汗沾衣也范氏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勅其臣
 上下交修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體貌甚
 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史惟恐其敗也拘之以利祿
 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
 設施白敏中令狐絢之徒崇極將相特寵保位二十
 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討湖南
 君之功烈亦可知矣

亂軍平之
商以封疆險關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
 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

討平之
以崔鉉為宣歙觀察使討亂軍平之
以韋宙

為江西觀察使討亂軍平之
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
 韓季友帥捕盜從行至

卯巳

江州自間道一夕
 至洪州討平之
 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仲從容
 言於上

曰近日官頗易得
 人思微俸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
 曰亂則未亂但微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
 異日不復得獨對卿
 矣伸不諭尋拜相

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
初上欲
 以琮尚

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
 子食對朕輒折人筋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
 更命宗尚

廣德公主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
武寧軍節
 度使康季

榮不卹士卒士卒謀而逐之上以田牟
 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秋八月帝崩
 鄆王灌即位
初上長子鄆王温無寵愛第三子夔王

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
 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

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
 勅將出左軍副使兀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

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上已
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
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更名淮取
歸長等殺之太子即立是為懿宗范氏曰古者受遺
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
大亂唐自文宗以懿立不以正矣然非人主使之也
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蓋以宰相
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
在其為明哉胡氏曰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
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不作宣宗反之其亂宜矣
王宗實非能以正義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厚事勢
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
不以夔王有愛而立之邪不可不辨也。宣宗性明
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
愛民物故大中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
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
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
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
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

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
后○李玄伯等伏誅○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
以杜審權同平章事○令狐絢罷以白敏中同平章
事 絢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瀉頗招權
為南詔僭號寇陷播州初韋臯開清溪道以通羣蠻
相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廩給又蠻
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廉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
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豐祐卒子酋龍立朝
廷以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改
國號大禮遣
兵陷播州

庚辰

懿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初裘

陷象山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
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

通鑑綱目卷五

通鑑綱目卷五

三

其

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祇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大敗於是諸道雲集衆至三萬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旼勇力推劉慶劉從簡鑄印葬貞陵○

三月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鄭祗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除書下浙東人心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旼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

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

我矣進士王翰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

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

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欲使吾驕怠耳乃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

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

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

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

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

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

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舉籍管內得數百

人虜父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賜其家皆泣拜謹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波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爲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

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士團子弟得
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
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
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旌謂裴
甫曰曩從吾謀寧有此困邪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
窘且飢必逃入海命羅鏡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
走山谷帥其徒屯南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遺薛
陳館下衆尚萬餘人須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
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羣盜半是逃戶固
須剪滅亦可閔傷望勅州縣稅外無得科率從之六
月王式擒裴甫送京師斬之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
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幾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
入刺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
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
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
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旌等械甫送京師
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
父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
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

賊裹穀以誘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
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
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土
民使自潰亂耳使孺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
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鬪鬪死則賊至不
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
攷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
裴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
是能成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
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右拾遺劉勣上言李德
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夏侯攷罷以畢誠同
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

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一日兩樞

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授悰
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也曰當時

巳辛

通鑑綱目卷之

通鑑綱目卷之

卷之

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
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
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
旨明行誅議公慶去宗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
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當以仁愛為先豈得
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
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官官事有小相
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
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
然遂沈廢終身秋七月南蠻攻陷邕州先是廣桂容
其不相悅如此秋七月南蠻攻陷邕州
三千人戍邕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
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新募纔得五百人文楚入為
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
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
入故蠻人乘虛九月以孟穆為南詔弔祭使言南詔
入寇遂陷邕州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
疆盛西川兵食單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
論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
後遣使度全大體上從之
會南詔寇雋州遂不行

午壬

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蔣伸罷○二月南詔復

寇安南以蔡襲為經略使發兵御之南詔復寇安南

來告急朝廷以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夏

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襲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四月置戒壇度僧尼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

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

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

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

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

政事上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為節度

使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
嶺南蔡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
道使韋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
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
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

通鑑綱目卷五

通鑑綱目卷五

通鑑綱目卷五

通鑑綱目卷五

襄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秋七日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詔以王式代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

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

賜之費日以萬計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

竟聚謀而逐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表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

數千人皆死勅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交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交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以夏侯孜同平章事○蔡京伏誅為

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所逐冬十一月南詔寇安南南詔率羣蠻寇安南蔡襲告急勅發荆湖兵二千桂管兵三千赴之未至

未癸

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

交趾城陷蔡襲

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荆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

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鬪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

蠻二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皆

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游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京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閔

何以責其死力弗聽二月朔上歷拜十六陵○三月歸義軍秦克復涼州○夏四月畢誠罷為兵部尚書誠以同列

法稱疾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五月以楊收同平章事收與中尉楊玄价敘杜審權罷○六月

杜宗罷以曹確同平章事○秋七月朔日食○以宋

戎為安南都護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餽運

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

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

有司囚繫網吏所人頗苦之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臺諫

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勅命已

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

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勅自陛下冬十月以令狐

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高為詹事司直初以令狐高為左拾遺拾遺劉蛻上

之權起居郎張雲言高父絢用李涿為安南致南蠻

至今為梗由高納賄陷父於惡絢執政時人號高白

衣宰相高亦引避故有是命

五年春正月貶張雲與元少尹劉蛻華陰令令狐絢

為其子

高訟冤故貶之三月彗星出彗出於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按

請宣示中外於是夏四月以蕭宣同平章事○南詔

寇邕州官軍敗沒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承訓至邕

候南詔帥六萬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

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至得免

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眾至濠柵甫畢蠻軍

已合圍四日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

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五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

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

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

流道五月發徐州兵三千人戍邕州○秋七月以康

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為嶺南西道節度使韋宙具

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

進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

古兩軍官
官多譽之冬十一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同平章事

酉乙

六年春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禮宮仲前議

朝廷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宣官多閩人宣猷為

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三月蕭實卒○夏四

月以高璩同平章事○六月高璩卒以徐商同平章

事○冬十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戌丙

七年春三月以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遣清平

都節度使李福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

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

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

福械繫之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召至京師厚賜

而遣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寬

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

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

吾兄之業夏五月葬孝明皇后葬於景陵之六月魏

博節度使何弘敬卒軍中立其子高駉大破南詔蠻

復取交趾初高駉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

濟約維州蠻眾近五萬獲田駉掩擊大破之取其

南定峰州蠻眾近五萬獲田駉掩擊大破之取其

獲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

之奏駉玩軍不進上怒欲貶駉以王晏權代之是月

駉復大破南詔殺獲甚眾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

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駉遣小校曾衣入告交

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略使與監軍

也衣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

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駉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駉

至海門而還晏權聞懼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

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駉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克之

崔

斬首三萬餘級南蠻帥冬十月楊收罷楊玄珣兄弟
 衆歸附者萬七千人受方鎮之賂
 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珣怒出之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
 師吐蕃自是衰絕乞離以高駢為靜海軍節度使李
 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
 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為
 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
 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
 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
 詔盛疆至於憲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
 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
 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
 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二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
 國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
 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十二月黠戛斯遣使入貢
 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三月以李

可及為左威衛將軍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
 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一餘萬人所費不可
 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
 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
 商雜流不可處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
 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秋七月懷州民逐刺史劉
 長史乞別除可及官不從仁規民怒相與以于侗同平
 仁規民訴早仁規揭榜禁之民怒相與以于侗同平
 章事作亂逐仁規掠其家資以之乃定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

起戊子唐懿宗咸通九年盡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五月凡十六年有奇

九年夏六月以李師望為定邊節度使師望上言雋州控扼南詔

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雋州以邛州為理所詔以師望充節度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雋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秋七月桂州

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月陷宿州徐州囚觀察

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十二

月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初南詔陷安南勅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

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

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
 過剽掠州縣莫能禦八月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
 徐至湖南監軍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勛等謀曰吾輩
 罪大朝廷見赦慮緣道攻劫耳若至徐州必蒞醢矣
 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至千人入淮
 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押牙李湘曰徐卒擅歸
 勢必為亂雖無勅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
 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
 其前以勁兵感其後可盡擒也縱之度淮為患必大
 綯素儒怯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
 也朝廷屢勅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喻以勅意道
 路相望勛至徐城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
 耳今聞已有密勅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
 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
 也衆皆呼躍稱善遂於遠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
 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曰戍卒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為
 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
 不捷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戒以
 毋傷勛使仍命宿泗州出兵邀之密至任山頓兵不
 進思所以奪勛使之計侯賊館乃擊之賊詞知

之夜遁官軍引退賊至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
 潰賊遂攻城陷之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勒
 兵乘城勛自稱兵馬留後官軍至以為賊必固守但
 為攻取之計賊夜掠城中大船以載資糧順流而下
 欲入江湖為盜明且官軍外伏舟中夾攻之士卒皆未
 食比追及已飢乏賊陳隄外伏舟中夾攻之士卒皆未
 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得還者
 賊知彭城無備還趣彭城彥曾始選城中丁壯為守
 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
 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陷囚彥
 曾殺尹戡等即日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召溫庭皓
 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來曰昨日欲
 一見妻子耳今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
 長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
 重者每以才略自負為勛草表略曰臣之軍乃漢室
 興王之地頃因節度使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
 其節制翦滅一軍或死或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請闕
 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請闕
 非遲勛遣其將劉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梁丕屯
 宿州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遠近羣盜皆倍道歸之

行及引兵至渦口濠州刺史盧望回開門迎之泗州
 刺史杜滔完守備以待賊李圓至攻之不克初辛雲
 京之孫謹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伯有舊
 聞勛作亂詣泗州勸伯有避之伯有曰安平享其祿位危
 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讜曰公
 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
 州時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鏡之執
 以應募由是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
 縣詔以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可師為
 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沙陀
 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勛以李圓攻
 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攻晝夜不息時勛使郭
 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
 敢進辛讜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不聽而還賊攻益
 急讜復往說厚本乃許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
 如此何暇救人讜拔劍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讜乃
 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為之流涕厚本乃許分
 五百人與之讜帥以進擊賊賊敗走勛遣其將劉佶
 將精兵數千助迥劉行及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十
 二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承訓軍新興兵纒

萬人以衆寡不敵退屯朱州勛乃分遣其將南寇舒
 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女陷滁州殺刺
 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
 泗州援絕糧盡讜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
 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以五千人追之讜力闢三
 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閩州見杜審權
 審權乃遣兵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
 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特勝
 不設備王弘立引兵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師
 及監軍皆死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
 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益自驕日事遊宴既
 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
 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由是境內之民
 不聊生矣晏權兵數退血朝廷以曹翔代之讜以浙
 西軍至楚州賊水路布兵鎖斷淮流讜募敢死士數
 十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鎖帥衆揚旗
 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胡氏曰何
 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
 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
 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

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上

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窻戶皆飾以雜寶并欄藥曰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二月流楊收於驩州尋賜死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

用節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康承訓大敗賊將

王弘立於鹿塘康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屬徐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殫之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數與賊戰敗之王弘立

自矜淮口之捷獨將三萬人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蹙之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走免時有勅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夏四月龐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

助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康承訓將姚周戰一月數十合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周奔宿州守將梁丕斬之助聞之大懼議自將出戰周重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助以為然殺彥曾庭結等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許估等推助為天冊將軍助以父舉直為大司馬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助據按而受之助夜至豐擊魏博軍敗之諸軍宵潰助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助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

道行卷之七

之賊狼狽自相蹈藉死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立

泗州圍解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

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眾

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

之讜命以長義托過自卯戰及未官軍不利讜命勇

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

遂潰走官軍乃得入城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

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斂兵屯

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眾大敗王六月陝民

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作亂逐觀察使崔堯堯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

早之有杖之民怒逐之堯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

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秋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

康承訓克臨渙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

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保據山林有陳全裕

者為之帥凡叛助者皆歸之至數千人承訓遣人招

之遂舉眾來降賊將朱攻亦以斬沛降於曹翔承訓

乘勝進抵宿州初龐助怒梁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

之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

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

乃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眾多從之

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為

城陷引眾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

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驍皆賞勞而遣

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

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徐州圍之諭城上人曰朝

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賊城守若尚孤

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為賊城守若尚孤

疑須吏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

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

信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斬之悉誅戍桂州者親族

皆死徐州遂平勳將兵二萬自古山出承訓引步騎

入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為前鋒勳襲宋

州陷其南城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官軍亦大集縱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擊殺賊近萬人餘皆溺死勛亦死數日冬十月馬舉

克濠州○以張玄稔為驍衛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

節度使杜愔為義成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

度使賜姓李名國昌辛讜為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

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流陳蟠叟於愛州上荒

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至德令陳蟠叟

上書言請破邊成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

曰路巖親吏上怒流南詔入寇十二月陷嘉黎雅州

之自是無敢言者初南詔遣使來謝釋董成之囚定邊節度使李師望

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師望貪戕戍卒怨怒欲

生食之師望以計免詔以竇滂代之今具殘尤甚蠻寇

未至而定邊已困是月南詔驃信酋能傾國入寇陷

犍為及嘉州竇滂自將拒之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

官數人來約和滂與詔未畢蠻乘船抵北爭度諸將勒

庚寅

兵出戰滂單騎宵遁蠻遂陷黎雅

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貶康承訓為恩州司

馬路巖辜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逗二月南詔進

攻成都西川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

分職事造器備嚴警邏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

者雲集慶復乃喻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少年少材勇

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

可不勉乎於是使之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

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

告急於朝廷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急詔太僕

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亦以耽待之恭為之盤桓

由是成都守備粗完蠻進陷雙流抵成都時興元鳳

翔援兵已至漢州會竇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

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

官軍數十倍未易遽前諸將皆疑不進二月蠻合梯

走不居... 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鉤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驥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振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時支詳遣使與蠻約和蠻遣使迎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平蠻以和使不至復攻城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臯招南詔以破吐蕃以蠻無甲弩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貶竇滂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蠻分兵拒之大為所敗會將軍宋威繼至又敗蠻軍遂進軍距成都二十里蠻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蠻復急攻會威軍至城下與戰遂夜遁去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威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城穿壅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西川牙將以功補官者堂帖人輸三月曹確罷夏四月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

以韋保衡同平章事○五月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

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來者六月復置徐州觀察使統三州徐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上令百官議處置之宜太子少傅李膠等曰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致茲回乘釁今使各雖降兵額尚存以為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歸因攻守結繫已深宜有更張庶為兩便請復為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秋

八月同昌公主卒

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醫官獄宰相劉瞻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曰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老跌械繫老幼物議沸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上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皞推大將韓君恣叱出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皞

九月貶劉瞻為驩州司戶温璋為振州司馬劉瞻罷節度使温璋貶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敗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

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復以徐州為感

化軍○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葬文懿公主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與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絕八百匹為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夏四

月路巖罷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歸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

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薨允伸鎮幽州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得疾請委軍就醫二月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病甚表納旌節而薨二月

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夏四月以張公素為平

盧留後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帥州兵來奔喪張簡會懼奔京師詔以公五月殺國子司業韋殷裕國子司業諸閣素為留後

陰事上怒杖殺之閤門使亦坐受狀奪紫配陵胡氏

日懿宗淫刑人能譏之殷裕出位而言非所宜得無

罪貶于琮為韶州刺史于琮為韋保衡所譖貶官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

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

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

五月上幸安國寺賜沉檀講坐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冬十月以劉鄴

同平章事

辛

...

...

...

...

...

...

親無不如禮

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察使

欲以其

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保衡怒出之

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曹義金代之

後是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餘州亦為羌胡所據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使詣法

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

王鐸罷

其時韋保衡挾恩弄權鐸薄

秋七月帝崩普王

儼即位

王儼為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

雖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胡氏曰韋保衡劉鄩趙隱

之曰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

之福實亦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淵

水求濟難矣官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

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踰越四兄

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八月關東河南大

水○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冬十月

以蕭倣同平章事○十一月貶路巖為新州刺史

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於親吏邊咸郭籌軍中不安坐貶

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翰林學士盧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

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

撤屋伐木雇妻鬻子

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

於府庫也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勅州縣

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勅從其言而有司竟

甲午

巳癸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九

吉

不能賜路巖死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

行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之榻也邊成郭

籌皆伏誅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為御史不出長安

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二月葬簡陵○

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趙隱罷○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以劉瞻同

平章事秋八月薨瞻之敗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

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

共短之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爲鄴鳩

之也胡氏曰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

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歎劉鄴與韋略為黨瞻論

其罪惡而顯戮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陷不

測與立乎巖墻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難

以言盡其以崔彥昭同平章事○冬十月劉鄴罷以

道而死矣鄭畋盧攜同平章事○十一月羣臣上尊號○魏博

節度使韓允中卒允中韓雄賜名也南詔寇西川陷

黎州入邛崃關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

浮梁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

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景復陽敗走

而設三伏以待之蠻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

兵繼至新舊相合復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援兵

不至景復軍遂潰蠻乘勝陷黎州入邛崃關攻雅州

成都驚擾大為守備驃信遺節度使牛叢書云欲入

見天子面訴冤抑今假道貴府留止數日叢素儒怯

欲許之揚慶復以為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

書晉辱之

遣使冊回鶻可汗

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宗以

鶻兵乃退鶻為吐谷渾盟未所敗逃

遁不知所之宗莒乃還

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

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

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

敗是歲王仙芝聚眾數千人起於長垣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至劍州先遣

諫曰蠻寇逼近萬一稀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

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

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

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

至大渡河殺獲甚眾擒其酋長數十人修復中峽關

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駢召黃景復責以失守斬之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

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以為如此則蠻益驕宜

數其罪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以田令孜為中尉

於體敵請詔高駢使錄報之從之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仙使知

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

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關白每見

常自備果食與上對飲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

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

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胡

氏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

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

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

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焉是以明王必慎

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夏四月西川軍亂討平之揚

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蠻兵高駢至悉罷之

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

諭許復職名廩給乃肯還營駢使浙西鎮遏使王郢

人夜圍其家悉殺之死者數千人

作亂陷蘇常州

劫庫兵作亂收眾萬人攻陷蘇常泛江

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為人患

五月蕭傲卒

○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

人黃巢聚眾應之

冤句人黃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

第遂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眾應之攻剽州縣民

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范氏曰

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

其守若文筆

通鑑綱目卷之三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歛割剝復取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秋七月大蝗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其可得乎抱荆棘而死宰冬十月貶董禹為郴州司馬左補闕相以下皆賀上遊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求贈官禹上疏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訴於十二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王仙芝上遂坐貶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處分

丙申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天平軍遣將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宣謀趣府都將張思泰出城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得窮詔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夏五月以李可舉

為盧龍節度使

初可舉父茂勳逐張公素而代

六月

雄州地震裂水涌出

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

仙芝於沂州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

百官皆入賀居二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

詔忠武

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芝○九月朔日食○王

仙芝陷汝州又陷陽武攻鄭州冬十月攻唐鄧○高

駢築成都羅城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

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素惡以甓甃之取土皆剗丘其均不費扑持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也駢恐

南詔揚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欲巡邊蠻中備

恐由是訖於城邊候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

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王仙芝寇淮南
 故遣景仙往驃信果迎拜信用其言
 諸州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
 意曾元裕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
 良將官死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
 潛為行營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
 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以王仙芝為神策
 押牙不受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渥約歛兵
 軍押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
 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因毆
 仙芝傷首其眾誼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
 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
 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酉丁

四年春二月王郢陷明台州○王仙芝陷鄂州○黃
 巢陷鄆州○南詔酋龍卒子法立請和許之酋龍嗣立以來

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首
 龍卒謚景莊皇帝子法立好畋獵酣飲委國事於大
 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
 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
 之但留荆南宣歙
 數軍餘減六七
 閏月王郢眾降郢走明州敗死郢
 橫行浙西節度使裴瓌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
 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
 帛稱是郢收餘眾至明州鎮遏
 使劉巨容射殺之餘黨皆平
 三月黃巢陷沂州○

夏四月朔日食○賊帥柳彥璋掠江西○秋七月王

仙芝黃巢圍宋州賊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

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
 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
 所殺不肯署奏遂
 王仙芝陷安州○鹽州軍亂逐刺

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素有政聲以嚴

肅為驕卒所逐朝廷

與貪暴致亂者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宋

威執之以獻斬之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

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請降宋威

降詔御史鞠之竟不能明遂斬於狗脊嶺黃巢陷

濮州○江州刺史劉秉仁斬柳彥璋秉仁乘驛之官

賊出迎降秉仁斬之而散其衆

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荆南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

城知温猶賊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

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

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

芝於申州詔以為招討使張自勉副之先是鄭畋與

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上奏曰自王仙芝俶擾崔

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張自勉解

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勉而以

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劫寇忽至

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

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

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宜正軍法早行罷黜不從至

是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

威而以元裕為招討使自勉副之胡氏曰僖宗諸相

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

而後關東兵起漢有中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

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

亦必亡而已矣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

用為留後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

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

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

英雄立功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

以為然會代北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

軍士衣米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

其

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帥其眾趣雲州行收兵眾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為留後而殺文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二月曾元裕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斬之○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

陷沂濮掠宋汴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署官

屬攻陷沂王仙芝餘黨陷洪州○黃巢陷虔吉饒信

濮掠宋汴等州○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

詔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

書毀之殺監軍與克用合詔河南貸商旅富人錢穀

兵進擊寧武及岢嵐軍

除官有差

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

早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故有是命南詔請和親南詔請和無表

書請為弟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

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帖聶甲

辭誘致其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五月鄭畋盧攜罷

代駢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五月鄭畋盧攜罷

鄭畋盧攜攜議蠻事攜欲和親畋不可攜怒拂衣起袂

胥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

遂皆以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時宰相有何以儀刑四方

罷之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

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

費杜私謁之行小惠乎宰相大怒六月以曹翔為河

東節度使河東節度使竇滌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

虔徃慰諭之給錢三百布一端眾乃定朝廷以滌為

不才遣曹翔代之翔至誅亂者引兵救忻州為沙陀

道行曹翔

通鑑綱目卷五

五

所敗乃還晉陽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王仙芝餘黨

閉門守城尋薨廷以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徒駢鎮浙西秋七月黃巢寇宣州

入浙東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疑拒之巢攻城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

州九月李蔚罷以鄭從讜同平章事○冬十月河東

昭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十

二月黃巢陷福州○曹師雄寇掠二浙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

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

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趣廣

南○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初辛讜遣賈宏等使

南詔相繼道死時讜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物故吾子既仕則思徇

國能為此行乎讜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死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遣之

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驃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

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

鄙今驃信欲修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

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河東軍亂殺節授以木夾遣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度使崔季康○夏四月朔日食○以王鐸為行營招

討都統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陛下

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以拒黃巢係歲之曾孫也

以其世將奏用之胡氏曰王鐸憂賊而不治其本不

能已亂祇以滋之無已則力為上言宦官擅政綱紀

紊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若其開悟格去非心治自

也秋九月黃巢陷廣州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
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
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
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陷之
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
腕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璠
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
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巢
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守梧州桂水四州之險
不許胡氏曰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崔
沆豆盧瑑昧於制勝之道耳為宰相而不知兵輕用
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北司哉凡人才氣當
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
朝廷不足稟畏其精銳亦自銷慳不復能振矣
 十月以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崔安潛
 為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
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
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
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

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
 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
 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尚盜於市於是諸
 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
 將詣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千人
 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
 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黃巢陷潭州黃巢士卒罹瘴
神機營蜀兵由是浸彊
 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作亂尚讓進逼江
陵衆號五十
萬江陵兵不滿萬王鐸留劉漢宏守江陵自帥
衆趣襄陽漢宏大掠北歸為盜後數日賊乃至
 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黃巢趣襄陽
劉巨容與江
西招討使曹全最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
兵林中全最逆戰陽敗追之伏發大破之俘斬什七
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
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

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最渡江追賊會
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
五州衆至二十萬胡氏曰夫食人之祿則事人之事
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邂逅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
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快快心此賊獲下陳之見
爾若巨容盡力殄賊思榮立至為唐勳臣顧不賢於
養賊自封之醜邪一念不善縱賊挺禍
十一月王鐸
它日無辜斃於奄尹之手非不幸矣
罷以盧攜同平章事初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
凡王鐸鄭畋所除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
將帥多易置之

庚子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河東軍亂

殺節度使康傳圭傳圭貪虐遣教練使張彥球將兵
追沙陀至百井軍變還殺傳圭朝

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殺節度使二月殺左拾遺侯昌
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

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
令收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

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劔槊法筭至於音律蒲
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闔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
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
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改楊
子院為發運使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
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
使富戶胡商未耳乃止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
使崔安潛之鎮許昌也田令孜為其兄陳敬瑄求兵
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勗羅元杲鎮三
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爲西川
節度使代安潛師立以鄭從讜為河東節度使康傳
鎮東川勗鎮興元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崇
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崇
龜崇魯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
也從讜貌温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輒
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為亂獨推首
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
兩彥球為盡死力卒獲其用

道守若改堂

通鑑綱目卷五十一

一

統盧攜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
致外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盧瑑
無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為所沮
夏四月以

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五月劉漢宏寇宋克徵諸道

兵討之○以李順融為樞密使始降白麻與將相同六月黃巢

別將陷睦婺州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

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

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

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兩州青城妖人

作亂討平之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人皆驚莫知為

馬甚急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朔州降人屯代州與

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誅之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

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眾拒官軍鐸

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黃巢陷宣

與沙陀酋長李友金降於琢開門迎官軍州○劉漢宏掠申州○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

與和親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為是

下疲弊致百姓因為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

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

矣乃詔陳敬瑄許其和親而不稱臣秋七月黃巢渡

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江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數十

萬眾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

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

兵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

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
及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責劉漢宏降○李可舉討李
駢駢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達

鞞李克用引兵擊高文集李可舉遣兵邀之於藥兒
 嶺大破之殺萬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李
 琢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
 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鞞達鞞本鞞部
 別部也居于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鞞使取之
 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
 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
 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
 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
 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鞞知無留意
 乃黃巢渡淮黃巢之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
 止敵退屯泗上以俟援軍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
 晟破之時詔諸道發兵屯潞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
 節度使薛能登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
 周岌詣潞水行未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逐能殺
 之於是潞水之兵皆散黃巢遂悉衆冬十月黃巢陷
 申州入穎宋徐兗之境○羣盜陷澧州羣盜陷澧州
 殺刺史李詢

及判官皇甫鎮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策詢辟之
 賊至城陷鎮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
 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十一月河中虞候王重榮作
 亂詔以爲留後○黃巢陷東都初黃巢將渡淮豆盧

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
 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旣前不能入
 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旣而淮北相繼告
 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
 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
 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及神策
 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瑑和
 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令孜薦張承範等使將
 兵以令孜爲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黃巢入東都城
 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
 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
 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
 勞問間里晏然田令孜奏以周岌爲忠武節度使秦
 募坊市數千人以補兩軍

宗權為蔡州刺史

初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選募蔡兵

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

十二月黃巢入潼關

張承範等發京

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

稟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

病坊貧人代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

齊克讓以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

屯於關上而卒萬人依託關下今遣臣以二千餘人

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上曰卿輩第行兵尋

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

軍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

酉士卒飢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

力拒之賊自關左禁院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王師

會自殺承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

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以王徽裴

徹同平章事盧攜自殺田令孜聞巢已入關恐天子

責已乃歸罪於攜貶為賓客

分司而薦徽徹為相攜仰藥死胡氏曰元稹盧攜初

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流於北司義理不勝

私欲為主其意謂媚竈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

勢傾則離以利害則散盧攜之事亦可監矣

而交結匪人醜於爵祿者猶不為戒也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鳳翔博

至渭橋見新軍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為賊鄉導以

趣長安既入城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

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

知曉時賊前鋒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

十人迎於灊上巢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

禁尤憎官吏得皆殺之范氏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

父母夫為吏而使民愛之比父母則愛其君可知矣

苟使民疾吏如寇讐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上趣

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

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與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

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黃巢僭號巢殺唐宗

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黃巢僭號巢殺唐宗

者無遺類遂入宮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唐官三

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讓為太尉巢將賜

道守居文室

通鑑綱目卷之三

山朱温屯東渭橋温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豆盧瑑崔沆于琮劉鄩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復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鄭畋還鳳翔召將

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

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

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

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

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

收復京師○以張濬為兵部郎中初楊復恭薦處士張濬拜太常博士

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

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教臣上召濬拜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

車駕黃巢遣朱温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

遂入援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

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温擊河中王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

營於渭北

中和元年春正月幸成都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以蕭遘同平章事○以樂朋龜為翰林學士裴徹自

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

吳承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至是令改召朝貴飲酒濬耻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
 改謝酒及賓客畢集令改言曰今夜與張郎中清濁
 異流嘗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隱處謝
 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胡氏曰張濬才氣亦有
 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青王敬武效忠
 順於朝廷其與庸人遠矣卒之功名不立者急於自
 售行事反覆故也使其抑制欲心克忍私憤豈不以
 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君子有言富貴易得名節
 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 二月以王鐸同平
 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章事○加高駢東面都統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三

月朱温陷鄧州○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統詔

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勅黃巢

遣尚讓寇鳳翔鄭畋擊敗之黃巢遣尚讓帥衆五萬

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

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沙陀李友金入援至絳州

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

屯於淳西橫悍暴橫積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

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請

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

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 鄭畋傳

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鞞諸部萬人赴之

檄天下合兵討賊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

昌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請鄭畋求自效

畋乃傳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

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
 敢復窺京西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
 庫充實賞賜不 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
 乏士卒欣悅 副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是時唐
 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
 功鄭畋屯盤屋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

象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民謹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賊露宿霸上訶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復入長安縱兵屠殺五月高駢移檄討賊流血成川謂之流城諸軍皆退

出屯東塘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空發兵入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忠武監軍楊復數請行期駢託風壽為阻竟不發

光克鄧州 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分軍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以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擊朱温敗之遂克鄧州

事都統如故 ○李克用陷忻代州 李克用牒河東稱令具頓遊鄭從謹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

秋七月以韋昭度同平章事 ○西川黃頭軍作亂

討平之 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頒賜從駕諸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缺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旬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出奔高駢於廣陵

殺左拾遺孟昭圖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丁悉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

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收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墓廂津聞者氣塞范氏曰自信宗播越幾於亡矣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隔使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 ○感化牙

將時溥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留後 支詳遣時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矯稱詳命還師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溥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璠伏甲於七里亭并其家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 屬殺之溥表璠為宿州刺史

州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本州州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朝及弟審邽審知皆

南詔上表款 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信用之

附○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

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攘雉集之異耳

以董

昌為杭州刺史 高駢召董昌至廣陵錢鏐說昌曰觀石鏡引兵入據杭州

周寶表為杭州刺史

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

作亂鄭畋赴行在 李昌言將兵屯興平時鳳翔倉庫

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

道守宮文堂

寅壬

赴行在詔以政為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胡氏曰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為者鄭政是也政為信宗畫命將之策視諸相為賢矣及自當大鎮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輕而倒持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飢色坐被襲逐何耻如之此

二月武陵蠻雷滿等寇陷朗衡澧州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

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辟崔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康實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

面行營都監使

二月朱温據同州

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

李克用寇蔚州

○邛州牙官阡能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

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詢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

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而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而執之求功敬瑄不之問釗於西城煎油潑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冤發憤為盜踰月衆至萬人橫行邛雅所過塗地蜀中盜賊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邛州牙官阡能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

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

使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詬上表自訴言辭

絕初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以軍職頗言公私利病駢信任之用之欲專權浸

謂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乃使

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而代居駢寢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語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用之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少有所異議者輒為所陷死不旋踵奪人資財掠人婦女所破威者數百家公私大小之事皆取決焉用之又欲以兵滅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纔竟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

六月蜀中羣盜應旣能官軍與
 戰大敗蜀人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各聚眾數千以應旣能官軍與之戰不利恐獲罪多執

村民為俘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林繫虜以來竟

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王仙芝不知何罪

西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爲刺史至是又據洪州朝廷遂以傳為觀察使傳既去撫州南

城人危全諷復據之遣其弟仔倡據信州

劉漢宏

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劉漢宏既降以爲浙東觀察使西陵謀并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

九月朱溫以華州
 鏐拒之鏐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

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
 朱溫見巢兵勢日盛知其將亡遂舉州降

冬十月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
 以朱溫為河中

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以王敬武為平盧留後

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

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
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
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
黃巢前日取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
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
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
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河中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謀於都監楊復光復光
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
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而召
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勅
召克用諭鄭從讜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
不敢入大原境獨以數百騎過晉陽城下別從讜從
讜厚陳敬瑄遣押牙高仁厚討阡能等平之阡能入
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
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
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某父母妻子而曰汝
謂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

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
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為我
潛語寨中人云僕射閱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故使
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
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
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
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塹柵怒
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
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
賊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謂賊大喜爭
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
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眾爭出
降渾擊走其眾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即遣
汝歸為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
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擊旗倒繫之
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
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
至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
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眾決戰未定執旗先驅
者至能欲出兵眾皆不應明日諸寨呼噪爭出羅夫

子自劉眾挈其首縛所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
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
還百姓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
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
進士不中第歸於能為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
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叩
州刺史申捕獲所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
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勝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
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所能之黨
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
田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乃
刺史以憂死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
使去胡氏曰唐溪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
提身若使處敬瑄之位所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無
從而起矣由此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
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十二月以李克用為

鴈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鷓軍至矣當避其鋒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

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揆巢之弟也以王鐸為義成節度

使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又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

以田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幸蜀收傳國寶

州及河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詔以為留後賜名彥禎以王

鎰為成德留後○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

救之克用逆戰破之巢兵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發

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

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虜

而還賊以楊行愨為廬州刺史淮南押牙楊行愨勇

為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愨聞州人王勗

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

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愨夏四月陳敬瑄遣

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季章為騎將

高仁厚討峽路羣盜平之初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

賦斷絕雲安涪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

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

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娖部伍乃召耆老

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

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

敢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

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

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

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

眾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

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

豈惟秀昇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

而械之獻于

行在斬之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李克用

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

渭南一日三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克

用等入京師巢焚官室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

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

璆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黃

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

謂之獨眼龍

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

圍陳州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權逆戰

日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

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

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

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

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以劉謙為封州刺
史初上蔡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秋七月

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汴宋荐饑驕軍難制外
有大敵衆心危懼而全忠

益振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復光慷慨喜
忠義善撫士卒

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入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
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為飛

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鄭畋罷為太子太
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保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
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

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令鳳翔
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

乃罷以裴澈同平章事○冬十月李克用取潞州昭
義

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遷治
所於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克

修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以宗女妻南
山東三州之人半為浮醜野無稼穡矣

詔○十二月忠武大將鹿晏弘據興元晏弘帥所部
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

至興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時溥殺其判官
李凝古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時凝古父

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鞠之蕭遘奏曰李凝古行
毒事出曖昧父損相別數年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

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立由是
損得免時令孜專權羣臣莫敢迕視惟遘屢與爭辨

朝廷朱全忠據亳州趙犖求救於鄰道朱全忠救之
倚之與賊戰于鹿邑敗之遂入亳州

據之

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詔以

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

秀昇也語之曰成功而還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二

當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殺其為亂徵
使舉兵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十罪
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討之

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克之軍于陳州黃巢退走

黃巢兵尚疆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克用克
用將蕃漢兵五萬救之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犖兄
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
會許汴徐克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康拔之巢聞
之懼解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
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

五月大雨平地三尺巢
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
用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
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
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
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丘
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追至寃句
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

州欲褻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服
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李克用至汴
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入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

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
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
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
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林下以水沃
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
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踰
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敬思為後
拒戰死克用縱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
劉氏多智略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
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
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
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
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知之
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
諒察克用乃還晉陽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
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信

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為子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胡氏曰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親救其危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殷勤伸謝悃爾而克用不謹於禮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克用亦豈為得乎得免之後宜以書與全忠引咎修好勸以勤王則善矣乃不省已失力校

高仁厚敗東川兵

於鹿頭關進圍梓州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眾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眾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眾乃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韶素名長者眾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

使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審其虛復還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周理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關下鄭君雄等悉眾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

